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十二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評　蘇門龔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　　東海范　驤節

哀公 公名蔣定公子十有四年春秋終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 昭 陳侯 閔 隨侯許男 元 圍蔡 左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蔡侯以囊瓦之怨絕楚即華惜乎中國之君無能

恤之使之屢受楚兵至於男女以辦疆於江汝之間而卒不易其志力小不足自奮可哀也已胡傳謂聖人恕楚復仇故書之畧夫男女以辦蔡自請服楚實未入何得書入疆於江汝楚特令之蔡人聽命其實未遷何得書遷則非經之畧也且禍楚之宗廟而辱楚之父母者吳也蔡何能爲吳即無蔡郢猶入楚不能專精致志以報吳宗廟之憤父母之辱乃合三國之師僅逞志於蔡又何復讐之可言乎經列序四國之君謂蔡不足以勞四國之

師而楚之復讐亦止乎此也

楚忘吳而兵蔡許忘鄭而附楚玆二君者寄生焉耳林堯叟云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於自克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巳而書王則愈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巳而書許男則愈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人君之事莫大於敬天尊祖定之喪未及小祥而釋凶從吉是為不孝鼷鼠食郊牛四月始郊是為不敬初元之年事親事天違禮若此則其政可知安能撫有臣民乎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

晉於是始書伐矣春秋不忍絶晉至此王伯遞衰雖欲不書不可得矣回思數十年前諸侯會盟朝聘賦詩投壺禮儀雍容雖非文武成康之舊庶幾猶想見先王之遺風焉自晉失伯從此遂為絶響

君子傷之伯降而戰國不可言矣

林註云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襲晉戰於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林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三子爲千乘之卿而親帥師以憑陵小國既取其田又要以盟豈理也哉

元年冬見伐此年二月又見伐强暴無禮莫斯爲甚春秋備書之所以誅其心者至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

如胡傳貶衛之說此時春秋將終尚不可廣宥過之仁引杞伯之例於朝桓者之子孫而復其故物乎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不安於衛衛人亦不安蒯聵聵自無得國之理晉能修伯主之義則以殺南子責蒯聵以拒蒯聵責輒而兩棄之執詞正義選賢而立之則義聲滿路衛之社稷定矣計不出此而強納蒯聵于戚夫蒯聵宜立則當納諸其國衛人拒命奉詞伐之

可也蒯聵不宜立則并不當置之於戚不審是非不究始終而姑爲是納也於義何居且衛既不難殺蒯聵亦未得即安於戚也徒使其父子相殘可乎故衛之惡趙鞅爲之也

天下有必不可爲之事驚權之兵諫自附於忠蒯聵之殺母自附於義出輒之禰祖自附於孝卒無逃於千古之惡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

師敗績鐵衛地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凡事當先求大義之所在而成敗不論焉晉鄭此戰何為者邪耗國家之力殺無罪之民有戰勝之名無執言之義權臣專恣兵禍橫作此又晉平昭之世所未有無言王矣鄭之罕達晉之趙鞅春秋兩治之也

書月書日書師師書戰鄭於是為晉勍敵矣鄭小國也自文襄以來所為義率之而朝覲會盟貢賦

之不敢後者也一旦以師旅相加故書趙鞅帥師與罕達帥師戰雖幸而勝之而鄭之狂逞猶故也春秋書此所以感晉伯之衰傷周道之替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自囊瓦傷心沉玉誓楚寧流寓他國斷不復濟漢而南怨毒之於人甚矣中國之人無有能恤之者經書蔡遷蓋哀之也蔡侯有土之君也惜其臣無范蠡文種其人者故遷徙無定終以殺身悲夫

胡傳乃謂其背楚詘吳不知蔡非實以吳爲可從

蓋不得已焉耳若以背楚爲罪是欲其再北面於

楚也不亦過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謂殺駟以說吳也如傳言則當殺而後遷今書

遷在前書殺在後則非說吳明矣然則直殺大夫

耳有罪無罪未可知也夫蔡小國也又新遭楚禍

殘破之後當和輯父兄安定人心而乃有殺大夫

之事則其君臣之不同心國之亂亦可知也從來

國家衰危最患君有振拔之志而不得其肯綮臣僚觀望之計而不盡其死力君臣積疑上下解體卒至於亡不獨一蔡人為然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所居）

天下事有須辨是非者有不須辨是非者衛輒父子爭國此何須論是非然當日之是非何紛紜也納戚者忘蒯聵之殺母拒蒯聵者忘輒之無父假令戚守不固蒯聵就執獻俘之曰輒且何以待其父乎禍慘於猾夏罪甚於弒君春秋之所惡也齊

景國夏之罪不藏於輒矣故斥名肓於石曼姑之上正名之志不伸夫子至此亦莫如之何矣戚不言衛不使父之所居爲子臣也

公羊傳以圍戚爲伯討汪氏曰若然則曷爲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公羊又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汪氏曰禮記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謂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葢子弑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

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爲克用養子欲其父

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爲不可受葢知春秋貶國

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災直災耳記災可也必謂親盡宜毀而

不毀天故災之天道不如是之瑣且非所以爲訓

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邑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桓子卒是爲季康子立庶子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胡傳云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是也殺臯不以罪則大臣傷必矣放獵不以法則國君失權矣何所恃而不亡乎然其國之事必詳書之何也蔡侯去夷卽華有志之君也而備歷艱苦㕓搖無定聖人哀之故不忍斥遠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成侯立）

蔡遠在江外且播遷未定國亂君危奸人乘隙作難經書盜則是盜而已矣決非公孫翩不然齊無知蔡翩皆公孫也何所差別而獨削翩不書邪如謂公孫翩人微故書盜又何以不書弒邪春秋疏乃謂賤此盜不使得有其君附會之說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宋景

廬陵李氏曰伐曹執邾盍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夫伯無定權能者取之要在能立義以爲天下望安有殘虐小國而可以爲伯者乎執滕子用鄫子卒以殺身乃祖之戒惡能有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甚哉積弱之難以圖大也蔡以小國世爲楚役一旦感囊瓦傷心之恨决意報楚此獨其君之志耳其大夫國人未必皆有憤心交相怨尤放殺屢作

故春秋於蔡事書之詳所以深悲蔡之君臣也君有股肱心膂之托臣無同憂其患之意詳其情事其交違互執君奮臣怠之狀殆非一朝夕之故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以覆亡之後能合餘燼以復强晉以全盛之力甘心爲夷狄役誰秉國成削弱至此春秋於晉何誅歸于楚胡傳謂京師楚是也然而趙鞅甘心爲此者志有所圖不暇及楚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子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杜云亂故是以緩

傳例不討賊不書葬蔡昭則葬矣乃殺蔡昭之盜經未嘗書討也則又曲爲之說公羊註以爲諸侯得專討士以下殺冡註以爲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翩既謂之公孫不知何以別於公孫辰而知其爲微賤小人不爲大夫也陳氏謂殺翩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葬昭公以爲不必不葬也孟子曰無畀

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未嘗以匹夫爲敢輕也況弒君者以爲不足討乎春秋記蔡事最詳未嘗以其微而不以諸侯待之也而以爲不必不葬乎大言不慚其是之謂乎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晉之失衛趙鞅爲之也始失之於用涉佗成何而

辱其君臣縱失之於納蒯聵而闘其父子苟能正
名定衛伩義立君服衛在指顧閒耳失此不爲徒
與無父之子角力而不能勝故治天下者非義不
立非機不行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傳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及卒晏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邾邑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趙鞅歸國之後修怨而已戰於鐵奪范氏之粟也納蒯聵于戚樹己之黨也歸戎赤于楚結楚之援也五年伐衛以范氏之故也六年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夫范氏之叛君晉侯治之可矣趙鞅以爲己私稱兵搆怨至於亂衛媚楚賊父子之恩而不顧惟己患之務去而後快晉之無君也久矣商任之會范氏快心於欒盈然猶借晉侯以行之趙鞅之於范氏則不復假晉侯之力范氏之叛叛在境

外趙鞅之叛叛在君側叁自入晉陽之日已不有君矣春秋書趙鞅以叛聖人不肯以大惡輕加之也

吳伐陳

陳逢滑之論吳楚也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藏此義者不以成敗論人可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惠高昭是齊景所與托孤者竟以陳乞敗事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難哉國夏即無陳乞之奸自非托孤之器何也國夏是此三年與石曼姑同圍戚者以中山放麑之事觀之安有助殺父之人而能為忠臣哉得以譖出奔不竟其醜其幸多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林云昭卒惠立

楚昭憂患之後頗能知道而賞鬬懷之功不禜雲異不祭河祟最為有識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弒悼公陽生立

楚比歸楚而虔死稱公子稱歸稱弒齊陽生入齊而荼死不稱公子不稱弒而稱入歸者返國之詞虔不命於先君故比得以公子歸稱公子比未絕於先君也及其歸而羣謀合然後舊君弒雖棄疾爲謀主而比明立乎其位比雖欲辭首惡之名胡可得也若荼雖幼不當立然既爲先君所立矣陽生雖長爲父所棄又誰怨令而入胡爲者邪不稱公子胡傳云誅不子是也然而歸獄於陳乞者陽

生雖有竊國之心無陳乞不能成弒乞雖欲辭首惡之名胡可得也孔子對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能用孔子之言世臣豈有奔亡篡子豈有屠戮君臣父子安而奸臣亦何從乘其隙賄謀不臧賊恩廢禮亂賊并作國受其禍有國有家百世之鑒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周之諸侯將終曾宋猶爲蠻觸之戰不亦悲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傳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傳衛不服也

晉政多門臣各為政欒祁之使宋非不親而揚盾之獻得之趙氏失之范氏竟以囚死人亦誰敢親之是時晉氏之患在腹心不在四鄰春秋傷其至死不悟而兵甲之強不與焉魏曼多之師何為者邪書侵而不竟其事以為不在於一戰之勝負也

夏公會吳于鄫左傳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曰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

土矣秦天而背本反自鄭以吳爲無能爲也

諸侯相會禮也況會晉會楚有舊典矣會吳未足異也但諸侯受命天子作鎮藩服乃今日會柤明日會鄫千乘之君臣奔走蠻夷之不暇彼蓋以吳爲強而不知吳之無能爲子服景伯已窺之矣春秋書叔還會吳於前公會吳於後蓋傷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

言公言伐言入言以記魯事未有如此之詳者何也胡傳謂知其爲惡能去之不積故不諱非也前

此或書取或書入或没公不書耻以不義示天下

為伯主屈故時有所諱諱之者望之也至此則伯

德既衰而魯終不可為也且以見天子終無必行

之法諸侯無復伯討之義魯亦無所用諱矣人謂

定哀多微辭豈其然耶

宋人圍曹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數十年諸侯之師亦多矣非助叛臣則不義之侵

伐也救曹之師僅見於鄭猶有諸侯恤患之義焉

蓋予之也予鄭所以傷諸侯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林註云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删
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
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
無伯也伯雖不能實意尊周然朝聘會盟規制既
定之後諸侯無大相滅亡者則伯之利也伯衰而
小國無日不受兵滅亡相繼故有伯非美事也而
聖人重絶晉者以無伯之害更烈也

吳伐我左傳吳爲邾故伐魯吳人行成將盟子服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吳伐我甚我也入邾之師方罷强吳之師在郊矣祖鄫再會無終歲之好益知事人之無益也

吳伐楚伐越伐陳伐齊伐魯會晉爭長蓋無歲不暴兵而莫之敢較也然一跌不振遂至於亡而不可救楚之虔宋之襄千古一轍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此讙也是定公十年齊人所來歸者也欲歸則歸

欲取則取土地無封疆之限而聽于奪於人魯之

無人焉極矣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入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歸邾子爲齊請吳師將以伐我也前執邾子何名今歸邾子何名與其今日爲無色之歸何如前日勿爲不義之入棄好取辱義利兩失其斯以爲魯哀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子閔公繼立

諸侯卒葬有月日時之異公穀紛紛以求合例有正卒惡卒錄內行之說有定哀詳小國之說令人不解嘗思之爵列五等皆謂諸侯何有大小之異春秋以王制繩人諸侯一例安有大小異視之理其謂詳錄小國殊失聖心至於月日時之不同則各國事有詳畧禮有備有不備苟得備禮書之無不從詳凡以存諸侯之體而示王制之重蓋有微意存焉其不能盡然者聖人亦無如之何於是畧書之以示失禮之懲錄內行之說亦無所本孟子

云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曰死葬之以禮聖人方以孝教天下從未嘗言內疵之君當降禮葬之也即以仲遂大逆何止內行有議且謂卿卒不繹何獨誅責死君內行而奪臣子之情乖先王之禮邪

齊人歸讙及闡

胡傳以歸邾子善魯能悔過使魯無所為而歸邾子則善矣乃不義之動雖與吳人為城下之盟猶未悛於心待齊人再召吳師然後懼而歸之可謂

悔過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而三月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宋地）

穀梁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此可爲玩寇殃民之戒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鄭以嬖寵求邑無端侵鄰取釁既喪師於雍丘又召兵於鄰國天道不與大國不救亦何利焉而爲

之此亦足爲罷小人者之戒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獲邾者魯也處其公宮者魯也執益而獻於亳社者魯也乃今之奔魯者邾子益也益之爲益盡禮義所不載矣

公會吳伐齊

吳方與齊伐魯隨與魯伐齊謀不必素定事不必慮終譬之猘狗遇物則噬識者巳卜其不終矣魯

以千乘之望國俯仰隨人安有國君如此而可以久存者乎是故今日晉明日齊今日吳明日越以至於斃而後已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胡傳云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書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齊之諸大夫果弒陽生以說於吳當明正其罪見攘夷之大義未討而不書人誰知聖人之心不

傒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若謂弑君之賊不待貶絕則如趙盾許止楚比苟不貶絕又孰敢以大惡加之邪夫以魯之弱吳加之師子服景伯尙不肯為城下之盟以齊之強吳懸師遠來千里饋糧兵刃未接而當國之臣乃先蹈弑君不可解說之罪雖下愚不為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侵齊之役義猶出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下

矣是時中國不復知有所謂禮義而春秋諸侯相與之義蕩然不復存入於戰國而不自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穀梁註曰惡事不致公會吳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不致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非也夫會吳伐齊大失也至自伐齊猶若公自能軍以少殺從吳之耻云爾

葬齊悼公不五月

如胡傳言則葬悼公者非即弑悼公者乎夷狄之

民不可得而弑可得而葬乎其謂臧堅之義何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蒯聵之黨也靈公在而附蒯聵蒯聵亡而彄奔齊矣今輒方拒蒯聵而公孟彄可歸輒乎父在而黨其子又何難黨子而叛其父十五年蒯聵入國而彄復奔齊則其從輒而棄蒯聵之情見矣故以利交者必以利離公孟彄反覆於靈蒯輒祖孫父子之間葢小人之尤者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陳中國之諸侯也而楚伐之苟有能恤之者庶幾分災之意乎雖書救可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齊爲鄎故伐我戰于郊）

此戰也夫子所稱孟之反不伐者也魯殿寡致冦葢無足言然而夫子取之反者人臣事君各自盡而已矣不以君大夫舉事之不直而沒人之義也

聖人錄善不遺于微如此

姜鳳附云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場猶有警備外兵不易至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民玩而四境之備不嚴矣然則必以墮都爲聖人之績吾不敢信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曰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然則頗之出奔國人逐之非君命也春秋之中大夫出奔者多有此人君不

能明禮勅法以制不肖之臣至使衆爲政而君不能有其臣臣不能有其家則亦不可爲國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數年以來吳齊之師無寧歲魯不及其關而借吳以修怨吳不度於義而暴兵以加齊齊不量其力而輕嘗以怒敵盍無一足觀者然吳之戰亟矣不戢自焚能無殃乎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公羊疏云所見之世詳錄小國責小國詳也非也小國應責何待所見之世而始責小國不應責所見之世何獨苛於小國然則所見之世何以詳小國也是時春秋將終朝覲會盟之禮日廢大國無事可書而國雖小猶之諸侯也又適頻有卒葬之事傳曰我往會葬則書否則不書詳小國卒葬以是爲先王之舊典在焉蓋大小國才書非畧於大而獨詳於小也此春秋不得已而存諸侯之詞謂

詳小國於所見之世何其謬也公羊說在十年薛伯寅卒下

衛世叔齊出奔宋

數十年來諸侯出奔皆無足觀然而書之者有君則有臣無臣誰與共國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致治未亂防患未然此春秋責備之意也

衛輒據國拒父衛之臣子皆北面事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若衛者忠義之臣可一朝居乎世叔齊世臣也而無嫉惡之心國家亦奚賴焉直至今

日以無行之尤見棄於國人亦何取乎書齊奔于
輒立九年之後益深罪之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林註云以邱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
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
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
行之也是故作邱甲用田賦不書初夫子曰君子
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
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此昭公之夫人吳女也春秋不備禮書之不可備禮書之也則

以備禮書之者皆其可以備禮書之者也

以同姓爲婚魯之大諺不可書又不可不書故但書曰孟子卒不可以告宗廟不可以示臣民不可以助內治而成小君雖欲尊稱之有難於稱者矣

葢聖人謹閨門之內嚴人道之防如魯昭之事失於始遂不可悔於終天下之公義非聖人之所得私故畧言之以維萬世婚姻之紀非爲魯諱也姜

諷何曰避其名而遜其詞以示尊敬云爾非隱惡之謂也

胡傳云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然昭逐入年而吳竟不聞一唁恤之使即不愛公忍棄女乎此又理之不可曉者

公會吳于橐皐地闕

吳楚俱僭國然楚入中國必書子而吳獨舉國何也楚雖僭號然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辜敢不共給

猶稟稟有咫尺之懼焉且其君大夫恒有事於中國勢亦不能盡削故春秋比於列國吳以姬姓之國而無王罪浮於楚矣內不治其國家外不修交鄰之禮故直以國稱以著其暴書會吳直會吳耳其君臣不足道也

秋公會衛侯出宋皇瑗于鄖吳地左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槖皐之車未返而宋衛之迹又至率中國而奔走於夷亦已棘矣雖會同儼然玉帛交錯而亂形日

見不得比於成襄之故事者非朝聘會同之禮有時無用所謂無本不立非人不行也吾故謂讀定哀之春秋當以治衛爲第一義此人道之存亡治亂之大關鍵衛事不正夷狄終不可得而治通此義然後知衛輒書侯不爲崇體魯宋會鄖不爲紀事聖人竊取之義葢憂深而慮遠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有異必記春秋所以謹人君也不言事應欲人君

無所不謹也公羊註疏必為之說以為宋國以亡

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夫魯衞而三國未必皆

衞若天下皆衞又不宜獨應在三國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今鄭亦取宋師于嵒

取者盡俘之也忿兵相尋以盡覆其軍為快然勝

負之數焉能長保適以殘民病國而已矣故兵不

可玩忿不可積宋鄭之事可以戒矣醸國家之禍

殺無罪之人為之君者亦何愛於嬖臣何利於叛

臣而甘以國爲殉也不亦愚乎

夏許男成卒

公羊䟽曰許男斯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絶不足存之而成自復罪惡深矣夫君爲人執國爲人滅子孫能自復亦何罪之有總拘于日月之例不合而又鑿爲之説吾故曰定哀之世詳小國存諸侯也而有不詳者則小國事畧不能盡詳也

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差于黃池衛地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晉不會吳楚晉會吳楚則亦吳楚所常會之諸侯耳不復成伯矣林註以爲兩伯非也或曰晉悼不會壽夢乎曰悼會壽夢中國之諸侯從焉伯在也此晉侯非前日之晉侯也故不言會吳而言及兩平之詞也其曰會晉侯及吳子會與晉及之內外之詞也不能抑吳而又及之會也沒卑平公不書不使天子之卿會偕王之吏所以存天子也黃池好會既稱晉侯則不可不言吳子吳子周爵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事楚者以楚之破亡不敢二然而終不免於見

伐則事夷之鑒也

楚陳之兵止此矣是時中國無伯吳亦中越禍則

陳蓋以獨力當楚也然楚亦不能克陳安在必恃

人以爲存也故國無大小強爲善而已矣

於越入吳

吳憑恃其強自覆楚以來遂凌轢中國服魯藩衛

破齊會晉中國諸侯曾無敢以一矢相加遺吳若

爲必不可制服之國然越以破亡之餘乃能殘破

其國讐曰入吳所以警貪暴不顧其後者且以媿
中國之諸侯也
楚國天下莫强焉而覆楚者一亡命之虜也吳國
天下莫强焉而亡吳者一殘破之夷也夫精心之
至没石飲羽又不止於蜂蠆有毒已也故曰不見
是圖禍福倚伏可畏也哉

秋公至自會

哀公之世晉伯不競楚亦衰弱齊景强求伯而不
得其道遂授國於陳乞當是之時内則强臣擅權

外則夷狄狂逞故趙鞅肆力以嚮范氏三家并將以陵邾人晉魯二君如在有無之間而與人今日伐齊明日會晉横行中國子大叔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也而宋鄭方自相殘虐之不已曾無一人焉爲嫠婦之恤夫子不得已而作春秋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寓文武成康之制竆治亂得失之源亦有所深感也夫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先儒李氏曰讀隱桓之

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强并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黄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

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
國茍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
以齊景宋景衛靈之君其國皆强戮力周旋何畏
於吳楚今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
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
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
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
而失鄭是以齊得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
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

齊會于韋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皆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强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蒞政于位以命大事而趙藉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

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
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賈
禍邾郳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
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
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晉伯之衰又誰之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
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返本澄
源之道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至此終矣書此者何生殺刑賞國之大柄也今至以國之大夫爲盜所殺而莫之顧忌尙可爲國乎嗟夫紀綱法度國之坊維也坊維決而下陵上替積漸之極以至臣弑君子弑父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魯之三家齊之陳氏晉之六卿其禍可勝旣乎推之天下之諸侯其紀綱治亂

可知也故借此一事以終篇而寄其無窮之感也

十有二月螽

謹天災以重民事於春秋告終之時蓋猶不勝可嘆反覆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河圖際羲文之代以爲世禎而麟獨投體於虞人聖人覩物而知其窮也書曰獲麟傷之也文武周公之治殆終焉已故感於心而作春秋春秋者周家二百

四十二年之遺事也誦黍離而追文武之蹤覽匡合而推桓文之績始之思王繼之思伯庶幾衍周室未絕之緒以待王者作乃麟獲而知其已矣此後亂臣賊子接踵於世如小邾射陳恒之屬其所沐浴而欲討者皆在是年概置而不書非不及書以書之不可勝書治之又終不可治也告公不可告三子不可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且將何所極乎故於獲麟止焉以深其鳳鳥河圖之慨而寓其夢寐周公之意也